



冷暖自知

2007德國出版回顧

楊夢茹◎ 作家

全球暖化無疑是全球的熱門話題，德文出版界在此氛圍中度過了冷暖自知的一年。每一家書店，無論是規模較大的連鎖店，或者小而美的書店，暢銷書區仍是翻譯自英語書籍的天下。英語系國家的作家不難打進德文市場，但德文作品若想跨出德奧瑞的國界卻困難得多。現實面雖然令德文作家心生怨懟，卻也阻擋不了他們堅持走自己的路的決心，不與娛樂工業下的產品——暢銷書看齊，立意發掘屢屢受到市場挑戰與銷售量夾殺的文學逸趣。

讓我們把排行榜放在一邊，暫時不討論分別於春秋兩季舉行的萊比錫與法蘭克福書展上所頒發的諸多獎項，轉而觀察饒富興味的事情及現象，作為回顧2007年德文出版界的起點。

◆ 逆勢推出的《親愛的》

12月4日，舉著「生活風格」大旗，標榜藝術、時尚以及音樂的雜誌《親愛的》*Liebling*熱鬧登場，在出版社合併、縮編，不斷有雜誌停刊的今日，這本180頁，長40公分、寬30公分的雜誌顯得勇氣十足，而它的發行人派蕭（Markus Peichl）更是發下豪語：「誰要是手上有這本雜誌，就不會想把它放下來」。

發行人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如他1986年時辦過的“*Tempo*”——一本集消費與叛逆，愛滋病和亞曼尼為一身，兼顧流行和深度文化的雜誌——同樣毀譽參半。奧地利籍、出身記者的他，很懂得吸引年輕族群的方法，而他引進的採訪及報導方式也一新讀者耳目，當年*Tempo*大受歡迎。《時代周報》、《南德日報》等受此波及，紛紛更新版面，改變編輯與撰稿的策略，希望留住中老年讀者的同時，也招攬年輕讀者。10年後，*Tempo*終究不敵有線電視以及若干後起的雜誌之競爭，於1996年宣告結束營業。

《親愛的》可說是派蕭重出江湖的力作，然而他雖曾經創下佳績，催生這本刊物卻並非一帆風順，2005至2006年之間在街角的書報亭露過臉，但4期之後又消失了。此番捲土重來，名噪一時的出版人湔雪前恥的意圖相當明顯。

出刊那天，幾乎各大媒體都有關於這本雜誌的報導，而《親愛的》特大的尺寸竟成為眾矢之的，「半公尺高，和《法蘭克福匯報》周末版一樣厚」。除此之外，它也很重，180公克，所以，「放在地板上或者一間寬敞的老房子裡的玻璃桌上，千萬別帶著它搭電車。」

派蕭反唇相譏：「《親愛的》不是搭捷運時看過即丟的讀物，那是一度削價競爭的《浮華世界》與《公園大道》*Park Avenue*應該幹的活兒。」

看起來，《親愛的》不願與這兩本雜誌相提並論的態勢十分明顯。它到底走何等風格，回鍋的創刊號首刷七萬五千本能喚回多少讀者的心？

「它是繪圖華麗的時代散文，一本生活風格的小說」。

矛盾的是，它雖強調圖片漂亮，卻用新聞用紙、而非雪銅紙印刷；強調宜於永久收藏，卻又不裝釘成冊；況且售價十分低廉，花 2.8 歐元就可以抱走份量不輕《親愛的》。

難怪《法蘭克福匯報》的記者明克瑪（Nils Minkmar）戲謔地說：「太便宜了，光是那些紙張就值這些錢，不妨買一本來當壁紙，最好一次買兩本，如此正反面都有了」。

到底這本雜誌的內容如何？「它並不樸素，反而非常高級，套句編輯的話，以美食和同理心為主題，就拿肥皂來說吧，整整十一頁全獻給了那塊肥皂，其中九頁灰白色的紙上除了一塊彩色的肥皂之外別無它物，剩下的兩頁則供明星作家談一談他們與這個物體之間的關係。」

這與美食或同理心有啥關連？派蕭說：「我也不清楚呢。」

擁戴《親愛的》的讀者需要一點兒耐心，因為它明年 3 才會按月出刊，且看這本創刊號能撐到幾時。

雜誌界的龍頭老大《明鏡周刊》當然有話要說：寫評語顯得多餘了，因為它與自己提出的主義——繪圖文學——大唱反調。《親愛的》既不實際亦不符所需，此處不符所需指的是：位置、文章、圖片、形態。它是一張畫布，而記者在上頭為他們撰述的文化評論塗上顏色，正因它不順手，這個想法輕易便湧上來：「一份沒人要的報紙」。

評者意猶未盡，又添上一筆：在經歷過所有半調子的新聞雜誌之後，我們的確需要它。

所謂笑罵由人，從《親愛的》走的路線來看，它並不打算與《明鏡周刊》分庭抗禮。可以預期的是，明年的德文雜誌界將起一些變化，箇中不動如山者，當推下段要介紹的《明鏡周刊》。

◆ 《明鏡周刊》歡慶六十

今年元月，《明鏡周刊》熱烈慶祝創刊六十周年。細數全球各種語文以新聞報導為主體的雜誌中，有幾本能如它這般歷盡滄桑而傲然獨立，讀者有增無減？

奇佳的銷售量一直都讓《明鏡》津津樂道。這本叫好又叫座、以政論為主的綜合雜誌，創刊於 1947 年 1 月 4 日，不過短短三年，在那個大多數人重視肚皮更甚於精神食糧的年代，它的發行量就攀升到 87,000 份。2001 年紐約雙子星大樓遇襲的那一周，它不但提前出刊，並且跳脫全世界的人都在忙著研究恐怖分子的動機與身分的框架，會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緝捕要求，對漢堡附近哈堡的一個相關組織以及列為九一一主謀的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展開深入探索，這一期的銷售量狂飆至 1,416,237 份！

最早且在位最久的發行人暨總編輯魯道夫·奧格史丹（Rudolf Augstein）是個傳奇性的人物，費心招徠各路菁英，令人眼花撩亂的陣容立下了周刊的風格，所寫的故事一定要與人有深厚的關係。



如何寫出好的報導？「從一個迷人的序曲，一個最戲劇化、情感濃郁的入口開始，然後盡可能以擬人化之形式深入這個問題的核心，由此產生一種舞臺劇也似、經過處理，背景因而一目瞭然的實況描述。如果該文作者有餘勇可鼓，在他——非常重要！——用一個插科打諢作為結束並打發讀者離開之前，還可以嘗試著對後續發展作一個個人的預判。」

六十年來，《明鏡周刊》的撰稿人秉持這個妙不可言的原則，寫下一篇又一篇膾炙人口的報導，讀者顯然非常捧場，否則它不會如此暢銷兼長銷，無論零售或長期訂閱，每一期《明鏡周刊》平均賣出一百多萬本，傲人的銷售成績足以使臺灣的雜誌發行人羨慕不已。

回首這本雜誌走過的路，它的報導囊括了戰後德國重要的人物與事件，記載了一甲子的歷史；所以，閱讀它等於瀏覽德國這六十年間的重大發展，認識那些引發街談巷議的人物。

它當然也開罪了不少人，包括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將之貶為「塗鴉」；布蘭特（Willy Brandt）則直呼「混蛋雜誌」；連現任的總理梅克爾對它也沒有好臉色。

但是，《明鏡周刊》就是有本事訪問到話題人物，譬如前伊拉克總統海珊受絞刑時的檢查官 Munkith al-Farum；揭發環法自行車賽選手服用禁藥的醜聞。把遮遮掩掩的事件公諸於世，餵飽讀者的好奇心，滿足讀者知的權利。

經過六十年歲月的洗禮，《明鏡周刊》從黑白兩色到全版彩色，頁數擴增好幾倍，訂價也從原來的一帝國馬克調整為今日的 3.5 歐元，仔細算起來，它一共印了兩百八十億本！（注）

◆ 變色的桂冠

今年 10 月 4 日，波蘭的但澤市（Danzig）為大作家葛拉斯（Günter Grass）慶祝八十大壽，一連舉行三天的盛大活動，其中以壽星膾炙人口的小說《錫鼓》*Blechtrommel* 在當地劇院首演，而且以波蘭語發音，最具意義。葛拉斯本人受訪時也表示，如今波蘭人不再只從別人如何談論、研究他來瞭解他和他的作品，而是能夠直接通過波蘭文譯本來體認他的所知所感，使他十分欣慰。

「欣慰」是否太客氣了些？他可是 1999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哩！

同一日，《焦點》*Focus* 網頁上出現了一篇〈受到故鄉不公平對待〉的報導，主角正是在鄰國慶生的葛拉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覺得德國的評者及讀者對他不夠重視；他給總理梅克爾打了高分。」

這兩句話蘊含的意義很多，同時勾勒出這位大作家的人生輪廓：他晚節不保，遭受同胞鄙夷；他熱衷政治，當他為政治人物打分數，或者針對某項政策發表談話時，一定上得了媒體，而且大家很當一回事。

不過，這一年多以來情況起了變化。去年 8 月，葛拉斯為他即將出爐的自傳《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而接受《法蘭克福匯報》訪問時，爆出自己 15 歲那年曾經希望以希特勒少年兵的身分登上潛艦被拒，17 歲時如願被納粹政權徵召為武裝禁衛軍；他並且強調，他不曾射過一發子彈。

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原因有二：難道他用驚爆內幕的拙劣手法為新書宣傳？自詡為德國知識界的良心的他，一向譴責那些意欲淡忘過去的德國人，持續批判德國人的歷史良心，提醒德國人贖罪之必要。現在，他的身分來了個大逆轉。

說來真巧，生日宴會高奏序曲的隔天，名作家柯普波斯基（Walter Kempowski）病逝。這位比葛拉斯小兩歲，文壇上舉足輕重的作家也以二次世界大戰、第三帝國為寫作主軸，早在 1971 年出版的自傳《完美的人與狼》*Tadelöser und Wolf* 中就坦然面對自己當過希特勒少年兵和服過空軍役的懵懂過往，他並沒有遭到白眼。36 年以後，報導柯普波斯基辭世的新聞中，無人提起這一段。

但葛拉斯本人不認為秘而不宣曾為納粹士兵是一個問題。不少人要求曾經頒獎給他的協會否認或者索回那些讚譽，前波蘭總理、1983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華勒沙主張葛拉斯放棄但澤市榮譽市民的身分；更有甚者，是此起彼落的撻伐聲：「繳回諾貝爾文學獎」。

如今葛拉斯在國外依然是耀眼的明星作家，唯在自己的國度備嘗冷暖，他形容自己的處境「吃力又受傷」。以他所處的年代，有誰能倖免於納粹之災難？如今他的人生變調，光環變色，如果他沒有諾貝爾文學獎這頂桂冠……。

◆ 新瓶和舊酒

關於德國男人，我們很習慣這樣的刻板印象：不苟言笑，不是在沉思法律條文，就是在為某一顆螺絲釘尋找落腳點！現在，這個形象隨著有愈來愈多的初為人父者樂意肩挑照顧嬰幼兒的重擔，同時把他們半瘋狂的身心狀態，他們的新生活以及因育嬰而產生的角色或心理變化等等，整理成文字，甚至印成一本書，而有了更更新的机会。

記者出身的薩霄（Matthias Sachau）就是其中一位。今年 8 月，他的《一團亂》*Schief Gewickelt* 出版，這是一本逗趣的非文學類書，誇張、開自己的玩笑、歌頌具有天使與魔鬼雙重人格的新生兒，是這本書的基調。它輕鬆易讀，男性讀者帶著偷窺的心情在書中尋找同病相憐之處，女性讀者則以革命甫獲勝利之姿展讀。

一本暢談育兒苦樂、爸爸不好當的作品，受歡迎原因的背後，恐怕還攙雜著女性主義、新好男人訴求的成分，成了社會現象下的產物。

事實上，另一位男作家馬騰史坦（Harald Martenstein）也曾以《鳳梨長在樹上嗎？：我如何向我的孩子解釋這個世界》（2003）一書宣示他的父權，讀者因覺其新鮮而踴躍購買。史鐸洛斯基（Christoph Stollowsky）與尼可萊歇（Nicolai 'Sche）合著的《小孩的秘密地方》*Geheime Orte für Kinder*（2002）、《小孩的秘密地方：穿越柏林的冒險之旅》（2002）*Geheime Orte für Kinder: Abenteuer-touren durch Berlin*，同樣具有說服力與魅力。

批評男性學者欠缺育兒經驗卻寫上一堆兒童教育心理學專書的女性可要注意了，他們不再止於紙上談兵，親身收集實戰經驗，看來仍想繼續攻占筆耕的地盤。男人與女人拉長了戰線，現在，嬰幼兒是兩造手中握有的籌碼，所幸讀者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 結語

2007年的德國出版界戒慎恐懼迎接《親愛的》，喜氣洋洋慶祝《明鏡周刊》陪伴廣大讀者走過六十年，頂著諾貝爾文學獎光環的葛拉斯過生日時百味雜陳，而善寫的新手爸爸磨尖了筆……。

一番拆洗一番新，期待2008。 ISBN

注釋

本段文字摘錄整理自楊夢茹，「明鏡周刊話今昔」，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1期（2007年5月）：53-56。

